尚書集解

尚書集解卷四

虞夏書四

甘誓

史記漢書皆謂啟伐有扈

大戰于甘

伏生傳曰戰者鄉誓之也鄭曰天子之兵曰大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扈國有扈谷甘亭呂覽以為甘澤

乃召六卿

鄭曰六軍之將周禮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鄭注伏生傳云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按詩以三事為三卿此六事亦即六卿

予誓告女

馬曰軍旅曰誓

有扈氏

馬曰姒姓之國按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尚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恃其親而不恭者高誘淮南注以有扈為啟之庶兄也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衍也政也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衍也按五帝以來皆循五行之官迭建也三正以亮天功授民事

天用勦絶其命勦馬作劋令文也說文劋絶也引夏書天用勦絶其命古文也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恭史記作共漢書作龔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正或作政鄭曰左車左右車右詩箋曰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是也軍將亦然將帥居左持弓故子濯孺子侵衛曰
疾作不可執弓也右人持矛故鐵之戰衛太子爲右曰蒯聵備
持矛焉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史記弗作不戮以作僇古者天子必載廟社之主以齋車
書必有尊也左傳曰君以軍民行祓社釁予則孥戮汝史記孥作帑鄭
鼓祝奉以從知天子征伐必有祖與社
衆周禮注引書予則奴戮女謂今之奴婢
古之罪人也鄭元以爲子孫之從坐者

尚書集解卷五

商書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為有天下之號也地理志河南偃師尸鄉湯所居亳都也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湯亳在雒水之西

湯誓

湯名履字天乙諡曰武湯亦曰成湯匡繆正俗曰湯誓古作湯斷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格古文作假史記格為來從今文訓非台小子敢云稱亂馬曰台我也史記非作匪古文也稱為舉詁訓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說文曰殛誅也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史記穡作嗇正作政古今字也割政下疑無夏字用夏衆言樂不斷謂事而為割奪之政也無夏字為是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當依古文作台正征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史記如台

為奈何詁訓也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率達也遏止也史記割為奪邑為國詁訓也言夏桀遂先遏抑群臣之力又割奪夏衆之生

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衆民相率怠嫷不和同

曰時日曷害予及汝偕亡

曷孟子作害古文也伏生傳曰夏人歌曰盡歸于亳亳亦大矣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桀聞之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亦亡矣書桀見民欲叛迺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夏衆聞而患之因指日喻與俱亡孟子曰民欲與之偕亡是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無史記作毋釋詁食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孥史記作帑僇

尚書集解卷六

商書二

盤庚

書序曰盤庚三篇揚雄傳及周禮注俱作引般庚漢石經殘碑盤亦作般也

盤庚遷于殷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爲祖乙居耿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嘗祀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迺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按陽甲乃盤庚之元兄也殷卽亳也詩元鳥箋湯始居亳之殷地是也杜篤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民不適有居序曰民胥怨咨率籲衆戚出矢言說文籲評也商書率籲衆戚此古文說也戚謂近臣也矢言誓言也矢古誓字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祖乙宅耿以來至陽甲耿地多圮無使民盡被水害而又不能相救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稽卟也卜問也如台如何也國有大事則貢龜以卜先王有服恪

謹天命

服事也先王有事必占卜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商丘亳囂相耿也按商丘者相土所居杜預以為梁國睢陽即微子所封也亳即偃尸鄉囂即卬熒澤敖地相在內黃耿史記作邢言盤庚以前商邦五遷不遑寧居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已絕命于茲邑若今不繼遷是無所永命矧曰繼美乎

若顛木之有由櫱

顛木仆木也櫱馬本作枿唐石經同馬曰顛木而肆生曰枿說文引作甹欁甹木生條也欁伐木餘也此孔氏古文也說文甹字注又云古文言由枿者後人欲以今字移之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謂遷殷亳

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斆于民

此稱盤庚斆于民下又稱王命衆悉至于庭故鄭謂此篇盤庚為臣時事甲矣說文曰斆覺悟也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民自在位始馬曰箴諫也鄭曰奢侈之谷民或當從欲王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

焉故教以無佚之按盤庚壹遷眾故用舊事正法度而詢萬民王命眾悉至于庭庭謂路門外外朝之庭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

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說文譒敷也引商書王譒告之古文也脩不匿厥

旨脩長也先王播告之舊人長脩不匿其意無有過言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

聒聒說文引商書今女懖懖岠善自用之意此古文說也焉訓正同鄭讀聒如聒耳之聒知馬鄭本皆從古文作懖起

信險膚險當作憸疾利口也膚即臚字謂臚言也予弗知乃所訟乃女也訟爭也不知所爭為何也非

予自荒茲德荒大也猶誇大惟汝含德含當依史記作舍舍謂舍去其德也白虎通作施德施即弛也

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周禮司爟鄭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湯熟謂觀然則觀火這猶熱火

也予亦拙謀說文引商書予亦炪謀讀若巧拙是古文作炪今文作拙也炪火不光也作乃逸言予亦自

晧于謀不起女之過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綱者網紘也綱所以振網 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 穡漢書作嗇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丕不也乃猶其也言女能去私從我于遷爾德友及民不其敢大言有積德乎言必利于爾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 鄭讀昬為暋暋勉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黍稌也稷粢也皆穀土所宜也言爾不從我于遷大毒貽于遠近必至如此
爾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恫痛怨也 汝悔身何及 石經殘碑身作命今文也言不遷必先禍于爾身
相時憸民 [illegible]文引作憸民古文也石經殘[illegible]作散民今文也散民齊民猶
胥猶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言[illegible]民顧民言猶不敢胥發過言 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沈深也恐猶之言深入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嚮左傳引作鄉鄉古文也）其猶可撲滅（言長惡之易救之甚難）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馬曰靖安也）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鄭曰遲任古之賢史）人惟求舊（石經殘碑無求字）器非求舊惟新（石經殘碑求作救古求救同用）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詩疏述五經異義引書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掩或作弇五經異義引作絕）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曰大享謂烝嘗也按天子烝嘗禘皆祫祫祫者羣廟主合祭于太廟配以功臣商頌長發詩序以為大禘而詩中歌又河術其明證也）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志古作識既夕禮志矣一發軒輊中鄭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王應麟謂漢人引書射或作矢也）

此言事之難者若志矣度其中者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鄭以老弱對舉知鄭本如唐石經作母老侮成人矣左傳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是老侮之也作老侮者古文也石經殘碑作母翁侮今文也石經殘碑弱亦作流各長于厥居所謂永命于新邑也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伐誅伐也用德彰厥善漢書引彰作章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引作逸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石經殘碑恭作共齊乃位度乃口度或作敷石經殘碑乃作

爾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殷在河北殷在河南故涉河也作者鄭曰作渡河之具乃話民之弗率話會合之言也此謂會合民之不率循者誕告用亶亶馬作單亶誠也其有衆咸造江徵

君請其有衆屬下爲句馬曰造爲也謂咸爲滂河具勿褻在王庭勿者忽遽也言衆在王庭有忽遽褻慢之狀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無大失我之意指嗚呼古

我前后祖乙以上罔不惟民之承承拯也惟在拯民之患保后后古後字胥慼鮮慼近

也鮮善也石經殘碑慼作高江戩君屬下鮮字爲句胥高鮮者前后保我後民相視高山鮮原居之用不生天時沉溺之災下

篇所云適于山是也胥相也（氏作）小山別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以用也浮謂沉溺也殷降大虐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懷安也視古示字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不安于舊其所作爲亦民利遷之意咸所聞知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之遷乃拯汝益汝惟喜與汝安于無患非于汝有咎[illegible]罰也予若

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汝不憂朕之心攸困石經殘碑汝遷作爾遷邦作困又汝不上有今字乃咸大不宣乃
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若能憂我之憂者當明于汝心欽念以誠信感動予一人今爾皆大不然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鞠窮也臭敗也爾忱不屬惟胥
人以沈言予非爾共濟者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經殘碑稽作迪怒作怨今文也或有也不有道焉
雖自怨責愈予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石經殘碑誕作永永長也勤憂樂憂也憂必及
之矣汝何生在上有今罔後女不自思何以生而得居民上今予命女一與予一心無起穢以自
臭穢當作薉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倚倚也人將倚引汝身迂違汝心予迓續乃命于天
匡繆正俗引迓作御御請迓迎也予知天之斷命方將迎而續之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先神后先後乃祖乃父咸勞于遷邦之事予丕克羞爾用懷

爾然 句 失于政陳于茲丕不也羞進也陳久也今不克進爾茲用之必安爾故然之態是予自失于政

久用于茲邑矣石經殘碑丕亦作不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若不遷是

害我民也先后不將重降罪疾于予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若爾萬民

自失生生之道不暨予一人同心以謀遷邪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先后不將降罪汝萬民且責爾以不比予一人謀同心予幼孫盤庚自謂也故有爽德故者故侯為之也爽

差也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自天罰汝汝豈能迪予馬氏多方注作迪作攸攸長也本篇崇降弗祥今

文作興降不永即此證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祖父及

汝身俱是國家畜養之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害也今汝有害必見存于汝祖父之心我先后綏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我先后既安汝祖父往日之生汝祖父豈

即斷棄汝不救今日之死乎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今予有治政在位之臣總于貨寶者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由高后丕乃崇降弗

祥若蘇臣之祖父不啻告我先后降大刑于其孫予之事祖見言高后亦必降罰也石經殘碑崇作興祥作永嗚呼今

予告汝不易嗚呼石經殘碑作於戲鄭曰戒所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無胥絕

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石經殘碑分猷作此傳設亦作翕乃有不

吉不迪顛越不恭顛越者猶分也暫遇姦宄左傳引無此四字我乃劓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邑杜預注顛越不共謂縱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

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處所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鄭曰爰于也安集于其衆也曰無戲怠怠即怡也石經殘碑作女罔台民今文也懋石經作仂古字通用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予石經殘碑作誠今文也[illegible]腹腎腸歷[illegible]字漢人引作優揚歷[illegible]事今文也孔疏謂鄭氏等作心腹腎腸則古文也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我勿罪爾爾亦無我諸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先王謂湯始居亳殷也前功謂湯之先已七遷也適于[illegible]山者亳殷依山而居用降除不祥嘉定我邦也嘉石經作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圯于耿故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殘碑爾上有今字謂作惠震作祗今文也史記作振同言今爾咎朕震動萬民以遷是猶未諒朕志也

肆上帝

將復我高祖之德肆今也亂越我家亂治也越于也永循從也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茲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沖人盤庚謙稱也廢置也厥謀謀及卿士庶民也弔至也靈善也謀之至者皆用龜卜之靈盤庚遷殷既卜吉而卿士庶民先逆後順故曰各非敢違卜也用宏茲賁者用[illegible]遷邦之[illegible]事用宏茲賁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此純內外臣工備告之也邦伯州伯也師之言師五國有長十國有師故曰師長也尚皆隱哉隱蔽也石經殘碑作乘經穩也覆隱蔽也盤庚相言于眾臣尚未周知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簡閱也相視也懋石經殘碑作勖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肩任也恭之言共也朕不任用好貨之人敢以萬民生生之請與爾同勉之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鞠養也謀與惟通撫也欽讀為廞興也言養民撫民安居之事我曁爾次弟興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事

有順道罔有弗與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或好貨自肩為生生之計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有能式布安民之德與我一心者我則永任之也

尚書集解卷七

商書三

高宗肜日

高宗武丁廟號也史記言書作于嗣王祖庚時故稱高宗

高宗肜日肜說文從舟作肜商曰肜周曰繹是也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越有雊雉漢書越作粤說文雊雄雉鳴也伏生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野鳥也不當升鼎而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傳終言武丁修己之事是篇祖己所言則主修缺祀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鄭曰祖己謂其黨也格漢書引作假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典主也義直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于其中自絕生命也鄭曰年命者人情尤惜壽故引以諫王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不若不善也凡有失德不思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史記作附孔光傳引作付石經殘碑同言天付民以年命當正其德民有不善不知聽罪耳自其知何也殷王兄終弟及侍亦有不善故祖己以發其端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嗣也言殷王嗣位者無非天胤之嗣也胄續曰殷之盤庚不學湯甲之道而上禮也以弟不繼兄也剝歟曰鼎宗廟之器主器者長子雖開雷而鳴雷亦長子令雖升爲鼎耳而雖是設子之祀也惟湯甲賢庚皆祖丁之子盤庚自以當立祖丁考廟將遷毀兄湯甲之祀故祖己爲言

典祀無豐于昵馬曰昵考也古無禰字焉讀昵如禰也祖己言常祀之禮不當獨厚禰廟武丁爲小乙之子小乙之兄陽甲盤庚小辛皆先小乙爲王至武丁時四親廟小乙爲考祖丁爲祖祖辛爲曾祖祖乙爲高祖其中缺祀者非止陽迄甲也當時必有以兩盡其義今文無可考耳

尚書集解卷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

說文引西伯𢦏𨚗古文也史記黎𨚗作飢作訊人作耆尚今文也𨚗說諸國在上黨東北

西伯既戡黎戡克也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雍州伯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畿內按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是言文王作州伯也伏生傳曰戡黎之後紂囚文王于羑里據史記謂文王釋歸之後受命之年斷虞芮之訟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其明年西伯崩其說較伏生似確

祖伊恐祖伊說文引作祖甲祖甲奄紂宗族之臣也奔告于王曰天子既訖我殷命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訖備終也格人史記作假人元或作卜王符潛夫論作假爾元通馬曰元龜大龜也天子之龜尺二寸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相助也戲史記作虐故天棄我不

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鄭曰王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脩教法史記不虞下有知字）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說文引大命不摯古文也史記作大命胡不至今文說也）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說文引作祖甲返）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馬曰參字絫在上摓絫即古絫字言紂之罪多累開于天尚能責命于天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祖甲自言周也自必見辱）

商書五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左傳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時母猶未正及生紂時母已得正為妻故微子長而庶紂少而嫡也父師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紂時比干為之微與箕皆圻內國侯子比干紂之諸父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或為有亂為治詁訓也我祖底遂陳于上馬曰我祖湯也史記無底字沫數也我用沈酗于酒我謂紂也酗說文作酌醉醟也史記作湎飲酒齊顏色也用亂敗厥德于下馬曰下下世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馬曰非但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以下悖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辜罪乃罔恒

獲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也得之者言厚相攻奪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方興史記作並興今文當作旬與也殷正也隨野也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喪史記
作與喪謂與法俱亾亾津涯史記作舟航殺大今日津渡也舟航所以濟也依古訓本之今文當無涯字殷遂喪越
至于今喪越謂越也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史記及鄭本往俱作往鄭曰發起也言紂
禍殷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吾家耄遜于荒馬曰卿大夫稱家鄭曰耄昏亂也古文作旄今爾無
指告予顛隮史記馬融本作躋馬曰躋猶墜也解如擠于濟墜之隮說文引告予顛躋躋升也若之何
其鄭曰其語詞也齊魯之閒聲如姬檀弓曰何居父師若曰王者子鄭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天毒
降災荒殷邦史記棄為焉荒為以詁訓也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江徵君曰當作
畏威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說文引咈其耇長咈違也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牷牲用以容（之）食無災（曾臺曰犧非古字也古止作義鄭曰羲之乚牷犧完具也按羲牷牲用天子祭天地之大物乃容禳禱之清冥無罪之者此蝶應神祀之犧）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瀾欲馬作稱欽禍教也歆睇歆也按此言亟斂下民民之與上苦厭側然一徵民若無所控告）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詔古作誥）（下上[illegible]）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引作我興受其逭逭數也此古文也）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僞作詔）（一本無臣字言殷喪之後我不為他人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克家之子也說文克有刻讀知二字通也唐曾至微子商碑云帝乙元子始在擇嗣其子贊焉此箕子所謂舊云刻子也）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我謂殷宗）自靖（靖謀也馬作清潔也）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言王子常出以存殷宗我不顧是也史言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剖其心箕子佯狂紂囚之是其事也）

尚書集解卷十

周書一

大誓三篇

漢武帝時于民間得太誓令傳士習之合于伏生今文其後馬鄭所注亦即民間所得太誓也

然伏生傳引大誓而午王還師前師迺鼓譟是今本文有大誓說文引孔氏本大誓師乃指王出涘是古文亦有大誓史記所載白魚入舟火流為雕索隱以為見周書今文大誓唐代大誓猶未亡也晚晉書別出大誓而真大誓亡矣近人王西莊江叔澐摘諸書所引大誓集綴三篇今錄仍之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鄭氏伏生傳注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年數不改元第九年四月觀兵以卜諸侯之心

按發武王名也未除喪故稱太子畢文王墓地也古者天子諸侯出則造乎禰此亦上祭于禰之意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

馬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

齎栗

允哉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来力賞討顧命作畢協賞罰師尚父鄭曰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父尊之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馬曰白旄犛牛尾也以號曰蒼兕蒼兕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也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正色言殷之兵眾與周之象也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引周書王出涘此孔氏古書文說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雕其色赤其聲

魄五至以穀俱來屋古幄字馬曰王屋王所居幄也雕史記作烏馬鄭本作雕索隱曰烏今文作雕鄭曰雕當作雅雅烏也條後五日而有火變為天鴉王以此瑞書說曰為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條赤周之正數記后稷之德五至者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武王喜諸大夫皆喜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曰懋哉懋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王先論衡曰光得白魚後得赤烏商之統色移于周矣王動色變得周公報誥誠懼也八百諸侯不召自來皆曰帝紂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惟丙午王還師

惟十有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前師乃鼓鼚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鼚伏生傳作掛掛形如小鼓以韋為之著以糠此軍帥所擊之鼙也鄭曰

譟讙也詩大明正義引作鼓譟說文引周書師乃搯搯者抽兵刃以擊刺此古文孔氏說也伏生傳作慆鄭曰慆喜也此今文說也諸侯咸會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說文引周書孜孜無怠古文也有借之也天借武王將立以為民父母司馬在前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誓哲王之格言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曰丕大也律法也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天子發拜手稽首

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曰今殷王受荀子引作獨夫受大誓乃用其婦人之言用自絕于天婦人妲己也毀棄其三正馬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榮樂

先祖之樂謂湯樂韶濩也

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紂使師延作靡靡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肆予發惟共行天罰勖哉夫子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不可再不可三

左傳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又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惟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孟子引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引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即馬融所云書傳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漢時大誓已逸此文故也

尚書集解卷十[illegible]

周書二

牧誓

時甲子昧爽 馬曰昧爽未旦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牧說文作坶野漢書作埜坶埜朝歌南七十里地 乃誓 鄭曰析戰而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麾說文[illegible]僃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或作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之三卿也亞旅者左傳成二年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預注亞旅大夫也 師氏 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在野則守內列鄭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守之如守王宮也 千夫長百夫長 周書曰二十五人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

曰和（校：和）即千夫長伯即百夫長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盧或作廬史記作纑庸蜀盧戎百濮皆西南夷、皆見左傳氐羌見商頌髳即髦也髦蠻屬見小足微彭無考疑微即巴彭濮即百濮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戈平頭戟也干楯也矛酋矛也長丈二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鄭曰以古人之言為驗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記帝辛天下謂之紂紂猶亂也古文作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王石經殘碑作任鄭曰肆祀祭名荅問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崇漢書引作宗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恭或作共愆或作諐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鄭曰伐為擊刺也一擊一刺為一伐

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則四伐多則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按樂記夾振之而駟伐鄭注駟當為四舞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不過四伐本知也伐五伐合兩注觀之鄭本似無六伐七伐句蛩史記石經有之

勖哉夫子尚桓桓說文引尚狟狟古文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史記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說文引歐陽喬說離猶獸也此今文尚書說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迓馬作御禁也鄭曰御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古迓多作御馬鄭習讀為禦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鄭曰所猶且也

以釋蓋首、畢務作治、融金質其中、高火程之、皆同鼓之、下消而上釋、治之象也、閲者恢

全田往華

尚書集解卷十二

周書 三代書傳引洪範多作商書

洪範 伏生傳史記作鴻範漢書五行志作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此武王勝殷之年也釋箕子囚因訪洪範則在封箕子于朝鮮之前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呂覽引此文高誘注曰言天覆生下民明之以仁義也漢志應劭注陰覆陽升相助協和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石經殘碑陻作伊今文也說文引作垔古文也石經洪又作鴻汨又作曰按曰越同越有淩亂義也洪範九疇皆五行之理之用故箕子將陳九疇先明鯀汨陳五行不復聞此九疇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鄭曰

夫以鯀如是乃褻慹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數敗也史記以九籌爲九等等亦頓也劉歆班固又以爲九章彝倫攸斁說文引商書作殬殬敗也此古文說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劉歆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鄭注書傳曰禹始居攝之年帝舜命禹推演天道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雒于是畫得天地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據此箕子所陳洪範本之于禹

初一曰五行五行者九疇之綱也白虎通曰五行言為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漢書羞作苟說文苟自急敕也敬字以此唐韵己力切今漢書誤羞

農用八政馬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書之鄭曰農讀為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協五行志作叶應邵曰合成五行為之條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伏生傳作王極

次六曰乂用三德漢志乂作艾應邵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此三德舊說皇極者大中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說文

作叶疑次八曰念用庶徵言庶不舉其數者休徵五咎徵五也念驗也徵驗也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嚮古文作鄉人情所嚮也威史記作威畏人情所畏也劉歆謂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
五字皆雒書本文史記簡之為四十三字也一五行史記漢石經五行五事上皆無一二等字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序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金皆有二性土爰稼穡史記爰亦作曰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鹹為歛藏之味苦為長養之味酸為生發之味辛為
清落之味甘為調和之味二五事本亦無二字一曰貌或作猶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序伏生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五行志睿作睿寬也伏生傳作容容亦寬也鄭

日本作㪉注曰㪉通于政事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鄭曰居貌恭則臣禮

肅也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君視明則臣照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思㪉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哲五行志作悊說文作㪽

三八政本無三字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掌食者五行所化也貨亦五行之材也八政之職皆五行之官掌之

四五紀本無四字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

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所會也鄭氏曰星即五星

五曰厤數術數之法所以定歲者日月星辰而已分至啓閉紀歲者也朔望朏魄紀月者也永短昏星昕紀日者也伏見中旦紀星辰者也章會統元紀厤數者也五紀皆天事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建極本無五字皇亦作王鄭注伏生傳曰王居也不名體而曰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斂猶總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民于女取中正以歸心也衆錫汝保極鄭曰又錫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漢石經作勿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馬氏曰當驗其行有所趣舍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伏生傳協作叶罹作麗史記罹又作離汝則受之而康而女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有能安和其顏色示人以好德者如是之人斯其可以輔佐王極者已無虐煢獨伏生傳引作毋侮矜寡史記作毋侮鰥鰥寡此今文而畏高明馬曰高明寵顯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羞進也潛夫論引作偱偱循剮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而汝也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宋世家曰

于其無好汝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也據此史記鄭本無德字無偏無頗遵王之義頗古文作陂漢石經唐舊本作頗唐明皇詔改作陂說文曰陂古文以爲頗是也唐本義作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說文引商書無有作好古文也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史記作不偏不黨鄭曰黨朋黨也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辯辯今文辯古文作采史記作便徐廣曰便一作辯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皇極之敷言史記作王極馬曰王者當極盡行之使臣下敷布其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史記彝作夷其訓作其訓順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馬曰亦盡極布陳其言于上是訓是行史記訓亦作順以近天子之光漢石經無以字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

三德本無六字一曰正直鄭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馬曰克勝也鄭曰剛柔相濟以成治立功也平康正直平康之世以中適應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二者皆順以克之使協于中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潛左傳史記皆作漸古文也杜預左傳注沈漸猶沈滯也高明猶亢爽也按二者當逆以克之亦使協于中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石經注凶上亦有而字鄭曰害于汝家福去家凶于而國亂下民人用側頗僻漢石經作辟民用僭忒馬曰忒惡也七稽疑本無七字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史記霽作濟驛作涕亦作泳在曰蒙之上鄭本亦笠今本驛蒙互倒也驛說文引商書曰圛訓為升雲半有半無此古文孔氏說也詩齊風箋古文尚書悌為圛是悌為今文也蒙史記

作霧又作蟊鄭曰將立卜人乃先命兆而刑之審此兆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氣如雨止雲氣在上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色不澤鬱冥冥然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曰貞曰悔悔說文引古文作𠧞鄭曰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馬曰占用古古上也鄭本卜五占之用為曰二今本脫之字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蟊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易卦象多變故言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二人從其多者蓍筮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梅傳稱諸公為主卿士是也謀及庶人周禮注引作庶民漢石經同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史記身上子上俱有而字馬曰逢大也馬讀逢為龐釋詁云龐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士逆吉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吉汝則從龜從筮從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
吉作外凶鄭曰此逆者多故舉事于境內則吉作外則凶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可以舉事八庶徵本無八字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暘爲金氣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
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也燠史記作奧曰時五者來備王應麟曰史記作五是
來備後漢書五氏來備氏或作肆按氏肆皆與是通是即時也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說文引商書廡
物緐𣞤古文也𣞤即無字古以爲緐無字其有無字古作亡字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宋世家無作凶
古文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鄭氏注書傳引孔子說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謂兼四則五時來備矣曰咎徵曰狂恒雨若伏生傳不肅之咎也鄭氏彼注君臣不肅則倨慢如狂矣木主春生氣失則逆其鄭故恒雨若也恒常也若順也按恒若者極備凶也恒雨無暘一極備則一極無凶至理也曰僭恒暘若[illegible]曰豫恒燠若悊之咎也宋世家作舒鄭曰舒舉遲也人君舉事太遲則有常燠之咎氣未順之據此豫當爲舒曰急恒寒若不謀之咎也鄭曰急促自用曰蒙時風若伏生傳作霿鄭曰霿冒也宋世家作霧漢志作霿曰王省惟歲馬曰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省史記作眚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師尹庶尹也師眾也歲月日時無易易差忒也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俊民有材能者史記作畯民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美應如

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雨暘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曰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土為木妃故箕好風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木為金妃故畢好雨也推此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好寒各好其所妃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荀悅漢紀引多有寒有暑四字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按二十八宿所躔次謂之赤道二極中等之處也日所行謂之黃道春秋分日所行之黃道與赤道交夏至日所行之黃道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冬至日所行之黃道赤道南二十四度左傳所謂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是也月所行者春行黃道之東日在西陸夏行黃道之南日在北陸秋行黃道之西日在東陸冬行黃道之北日在南陸朔則日月同度望則日月相距百八十二度強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也

九五福：

本無九字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福是人居所欲尤以欲者為先徐幹中論曰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曰其德不

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
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二說則知福極通于天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鄉日凶短
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魯懦不壯
殺曰弱凶短折思不敬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
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言王者思
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
則致考
終命

周書四

金滕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詩豳風譜義引鄭注曰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豫史記武王有疾亦在克殷之後二年也說文引周書有疾不悆悆喜也此古文孔氏說也

二公曰

史記以為太公召公

我其為王穆卜

穆史記作繆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也按文王稱穆考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曰周公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吾與爾三之期知必瘳止故止二公之穆卜

公乃自以為功

國有貢卜卜必于禰宮公自為卜則不于廟

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除土曰墠封土曰壇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皆南鄉周公北面立支于不敢告廟故為壇也鄭曰時為壇墠于豐故

處猶存焉植璧秉珪鄭曰植古置字史記作戴璧秉圭詩曰圭璧既卒古祈禱用圭璧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史記冊作策鄭曰策周公所作簡書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鄭曰諱之由成王也魯世家某作王發若爾王三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有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責欲使為之子請命也丕子史記作負子白虎通曰天子疾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此今文誤也以旦代某之身鄭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聽命于天中心惻然為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予仁若考能五字魯世家作旦巧能三字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馬曰言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敷佑四方佑作布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

依歸鄭曰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史記寶作葆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馬曰待汝命者

武王當瘉我當死也按屏璧與珪是我不我當弃也得事鬼神于爾亦無所利也乃卜三龜一習吉習重

也三卜皆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鄭曰開兆書藏乃見三龜占書亦合吉公曰

體王其罔害史記無體字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自言新迪受

命于三王將以身代武王也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茲此也攸史記作道以為迪迪猷也公將俟後人有能念

我一人自以為功者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于匱必以金緘固其表

王翼日乃瘳翼日諸引本作昱日或作翌日翌即翊字武王既喪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崩崩年九十三矣既喪謂既免喪

管叔及其羣弟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即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也皆太姒所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鄭曰武王既免喪周公以冢宰將攝政于時管蔡在東流布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孺子謂成王也周書作雒曰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故鄭云管蔡在東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說文引周書我之不辟古文也今文作辟史記馬鄭皆讀如避史記解弗辟為弗避征居東為東征罪人斯得為誅管蔡鄭氏不取直辭辟為避居東鄭以俟成王之察已者鄭意是時管蔡僅止流言尚在未叛無須東征迨成王感悟公歸攝政管蔡懼誅挾商以叛公至是始東征大誥是可據也如史記說周公弗辟卒相成王東征罪人已得則周公之心迹已明尚猶鴟鴞貽王王猶未憯必俟啟金縢而後感逆我周公罪未聖相成王賢君鄭蓋決其必不若是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為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

成王意也按罪人[illegible]管蔡[illegible]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曰寧取我二子無毀我王室也二子謂管蔡也鄭曰于後于二年後也詩今邠風鴟鴞也成王意未解欲讓之亦未敢按貽鄭氏作怡說也誚說文引同史記誚作訓今文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史記斯作盡詁訓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開金縢之書爲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史記說作簡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句噫句公命我勿敢言噫尚本作懿詩懿厥哲婦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易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其勿穆卜史記作自

今後其勿穆卜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新迎馬本作親迎鄭曰更自新以迎周公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馬曰反風還反也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本亦作筑築者扶其木立之築實其根窮土歲則大孰言禾盡無傷也

周書五

大誥

詩東山箋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征三年而歸耳史記

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猷本作繇馬鄭本猷在大誥下今本猷在上越爾御事思齊箋引爾作乃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割馬本作害讀不少延為句鄭本同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幼沖人成王自稱也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漢書王莽傳造為遭此經亦言弗遭逢明哲已予惟小子已漢書作熙以為嘻字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漢書敷為傅賁為奔江徵君因解傅奔為

疏傳奔走之臣者言將有征伐之事也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將降威用

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時既卜然後出誥故先云然也

按名南傳平王為文王大誥寧王鄭以為文王者文王興周若考作室以譬管蔡毀及堂構之罪也成王卜作龜于武王之廟受命于文王之廟故稱寧王

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越茲蠢說文引周書曰我有載于西古文也今本作有大艱于西土鄭曰西土人亦不靜者其心騷動以兵應之也

殷小腆鄭曰小腆小國也誕敢紀其緒紀統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疵瑕也伏生濟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殷小腆造惑于于民而騷動也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武庚蠢動已開之明日周之賢者十夫我敬用往彼撫安百姓繼圖後功也于往也敉撫也武繼也

民獻伏生作民儀謂賢者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休美也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尹氏卿大夫也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于伐往伐也不斥言管蔡為親者諱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艱大也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王宮指成王邦君室謂管蔡 越予小子考翼 越當作曰管蔡于成王叔父也乃若考武王所任使者行故曰考翼翼猶行也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當時邦君等不必為此言成王設言以睨之耳 肆予小子 肆故今也 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言不以周親棄萬姓 予造天役 造遭也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卬我也言不假自憂其身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義儀也儀度也古者書儀但為義 綏予曰

無毖于恤說文引周書無毖于卹卹憂也此古文也毖本訓慎從諸訓勞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漢書替作僭顏師古曰僭不信也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言天意助民亦茲卜用必不可違也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畏讀曰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丕讀曰不爾知寧王若勤哉文王愛民故征伐四國若是其勤天閟毖我成功所閟慎也慎誠也毖神也神勞也天誠勞我周邦成功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江說君曰極讀曰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誘進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棐輔也忱一作諶漢書考作累考辭如夏璜不能考之考言天弼我以諶信之卜辭必無有累于民無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

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言循文王昔日之事而往征之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肎、弗)堂矧肎構說文曰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桷字此杜林書說謂弗克為堂基于下矧克為椽桷于上乎矧肎構一作矧弗肎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肎播矧肎穫厥考翼其肎曰我有後弗棄基鄭曰其考翼者其父敬職之人也成王言予若棄前功亦叔父所不取也鄭本矧肎構下亦有此十二字今本刪去肆予曷敢不越卭敉寧王大命。越于也卭我也若兄考王言管蔡以武王為兄文王為考乃有友伐厥子。友謂管蔡之友邦商奄也厥子謂成王兄考之後也民養其勸弗救。民養漢書作民長言管蔡長民作邦君于商奄之敉其勸勉之弗救。說文爽明王曰嗚呼肆哉肆遂也遂至此也事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也猶勉也亦惟十人十人即十夫民獻迪知上帝命。迪進也越天棐忱

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爾時襄時也漢書戾爲定
言天降定命于我周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大艱人三監
也鄰祿父也
商奄叛伐王室不知天命豈爾友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邦亦不知乎不易謂定命無改易
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不于從
天休美前寧人在此予何用率寧人有指疆土率道也指漢書
極卜乎極卜再卜也于往也作旨美也前人
王字之美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僭疑卜陳
予不敢棄也
惟若茲管蔡殷商未易斥言友邦御事所未知
也故大誥重以寧王歸之天命一于卜決之

尚書集解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階通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歸安丁晏述

周書六

康誥

馬曰康圻内國名宋衷曰康叔從康徙封衛圻内康不知所在衛世家康叔子亦稱康伯知康為國名矣

惟三月伏生傳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居攝四年之三月也哉生魄說文引周書哉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此古文說也馬曰魄朏也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蓋據今文作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初基謂始謀也岐鎬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東作雒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是時居攝四年隆平已致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建邦之制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說文士事也此言百官布事庶民同心即功而見事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勤者勞來之也洪作鴻釋詁鴻代也周公既勞諸侯乃封康叔于衛○代武王作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泳略說大子年十八稱孟侯呼成王也

按康誥述文王之明德慎罰以告康叔兼呼成王乃周公代武王作誥耳趙岐孟子注亦云康誥為周公戒成王及康叔而作也鄭曰文王崩時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行踐作周公將攝政管叔流言周公居東三年時成王年十三也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正十八也說本伏生傳史記漢書則謂康叔作牧伯故稱孟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左傳引周書不敢侮矜寡所以明德也庸書曰格則承之庸之明德之事也否則威之慎罰之事也承擬舉也祗興振通振亦舉也言二者皆所以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句

冒聞于上帝

王充論衡趙岐孟子注皆引為斷句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彼大商也左傳引同中庸引作壹戎衣

誕受厥命

承武王之意故以伐

殷之事歸功文王也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勖帮誠王也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適古述字紹繼也衣猶祗也言今民惟在紹述文王聞明德之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言汝之國治殷民又廣求殷先王治民之道汝不必遠求也商有老成人藉以寄度于心充知殷先王之訓丕不也度宅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由道也鄭曰古先哲王廣叀也宏于天荀子書引作宏覆于天言近述文王遠法殷王更法古王如此則宏覆如天偁于德寬裕于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鄭曰恫瘝痛病也天畏棐忱尓疋注引畏作威風俗通引忱作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順者順之不勉者勉之則寡恐矣左傳懋作茂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已古作厥與嘻同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段大令讀乃服惟宏為句王字下屬為句言王家應天保殷民女亦助之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宅度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自作不典式為非法也王符潛夫論嗚呼作於戲非作匪式作戒論曰恐人有罪雖小匪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王符作省哉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道極厥辜治當其罪也極中也潛夫論曰言人雖有大罪匪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雖赦之可也溥稱康叔為司寇故康誥于慎罰一事三致意也焉王曰嗚呼封有敘時次序是也總上二罪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左傳引乃

大明服為司勅當作敉和即惠也其欲速致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孟子引若保赤子而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赤子無知故殺之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二字衍文刵人無或劓刵人刑罰天討非女所專也殺為重者劓刵為輕者王曰外事此言外事者即後所云外正之事若鄉遂有獄必質諸司然也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說文臬射準的也汝為司然陳是刑罰之準的諸司事者法此也荀子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曰康誥云殷罰有倫是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者鄭氏周禮注云為其罪法之要辭是也服念為服罪者有證驗也十日為旬三月為時丕大也蔽決也周禮鄉士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王曰汝陳時臬句事罰

蔽司事罰蔽謂有事于有罰而斷決之也殷彝用洪義刑義殺殷所常用之刑殺合于義者勿
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引作誼刑誼殺勿庸以即
女惟曰未有順事楊倞注當先教後刑據楊說以先教為順事也荀子引書與今本不同江徵君即據荀書所引為定本
巳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汝以先教後刑為心
諸司刑者冀即以順安之心乎朕心朕德則與汝同慮汝所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
于貨敬不畏死罔弗憝越于也于取也謂殺人取貨者也孟子引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異文也說文
引殷不畏死凡民罔不憝敢冒也憝怨也此孔氏古文也孟于引書而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此所謂
元惡大憝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曰刑三千莫重于不孝子弗
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于父

于弟猶言為父為弟也鄭氏儀禮注于讀曰為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釋言曰鞠穉也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弔茲言至于此也
不學厥我正人責以不教民之罪也正人訓人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古作湣言天所賦之民
彝豈可如此之大泯亂乎曰汝其速由由用也速用其刑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文王作罰
刑即左傳所引康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刑也文王廸彝教故五刑皆有赦惟此罰刑獨無
赦不率大戛言此外又有不循大常者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外庶子訓人皆
以正教人之官越小臣諸節小臣掌君之小命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
譽別播謂非君命所投別布教言也敷造謂傳造獄辭不以情也以此二事悖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
時乃引惡造獄則無撿聽造言則無功用病及其君君乃見惡于下惟朕憝此臣不忠于其君乃惟朕所大

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義，宜也。率，先道也。此宜殺其倡率者也。）亦惟君惟長，

不能厥家人（家人，埶御之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

德用乂。（君無禮于其臣，亦朕所大憝也，非可以德治，當誅罰之。）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五典之教，汝克敬之，所由裕民也。敬忌，脩敬戒也。大學言文王為君

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此文王所由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引書

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與今本不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孔穎達曰：爽惟民迪，鄭以迪屬下。靖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詩：世德作求。箋：作，為也。求，終也。）矧今民

罔迪不率，不迪（由不率，故不迪也。迪，道也。）則罔政在厥邦。王曰：予惟不可不

監，（惟，思也。監謂視。監視文王之德。）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

心爽定也迪屢未同屢迪于民未能洽也屢唐石經作婁爽惟天爽明也前言爽惟民此言爽惟天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其罰殛我天其罰我不能迪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自思罪不在大與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尚上也罪多且大則上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蔽猶塞也時是也忱信也祗是慧信大法文王以敏其德于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不汝疵瑕不汝殄絕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肆今也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立國國則享祀久遠明乃服命服命以程賢則明高乃聽聽高毋壅塞則聰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唐石經告作誥